



紫金文库

这可不是一般的扇子

罗罗小扇儿

美极了

高极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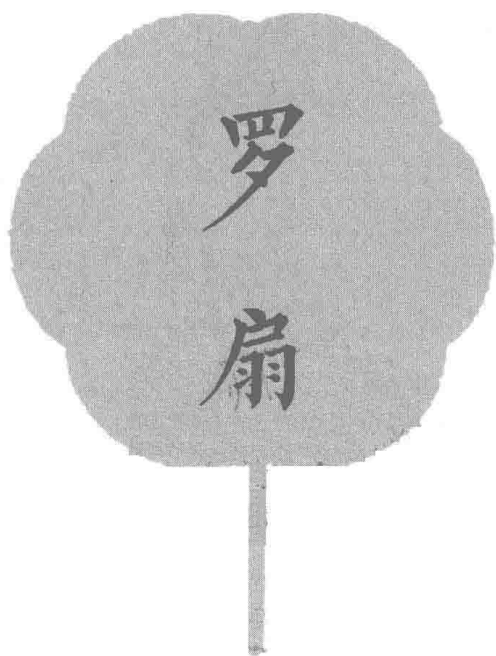
罗扇

梁晴——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梁晴——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罗扇 / 梁晴著. 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068-6673-6

I. ①罗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4188 号

罗扇

梁晴 著

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武 斌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eo@chinabp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316 千字

印 张 19.75
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6673-6

定 价 6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罗 扇	/ 001
索 坦	/ 050
无 猜	/ 099
花 雕	/ 146
陪 床	/ 189
情 节	/ 226
远 乡	/ 260
钻石般的	/ 275
徘 徊	/ 293

罗 扇

京剧院的门房老罗，年轻的时候是个很不错的板鼓佬，有一次开道具箱的时候，一失手压坏了大拇指，就只好转业干了后勤。

当了门房以后，他把妻子从老家接出来，两个人不知不觉一口气生了十一个孩子。孩子生得太密，就像是花生藤上拉拉扯扯的果子，越往后也就越是瘪瘪拉拉的小不点儿了。这些孩子的相貌也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，青邦子头、蚕豆型的脸，额头上好像一生下来就给勒了一道看不见的箍。

十一个孩子里面，只有一个女孩，她就是罗扇。

罗扇排行第八。终于把她创造出来，爹妈真是欣喜若狂。以后，剧院里的人就总是拿罗扇开玩笑，一见到她，就双手作抚弄琴键状，用共鸣腔很帅气地唱：“1234567—— $\dot{1}$ ……”

“ $\dot{1}$ ”就是罗扇，唱起来异峰突起，十分令人振奋。

罗扇的后面，紧接着又来了三个光葫芦头，不要说老罗老两口

子，就连旁边观望的人也都厌倦得不能再厌倦了。

罗扇在家里众星拱月，在外面，谁敢欺负她？她有七个哥哥、三个弟弟！

老罗家给孩子取名十分马虎，罗强、罗勇胡乱给安上一个。只有唯一的这颗掌上明珠，做父亲的专门买了两盒小苏州的月饼，去求剧院的许院长给取名。

许院长很看重门房给他的这份荣誉，接连翻拣了几夜的诗书词典，意气飞扬地给他们送来了一张纸片——精美的“十竹斋”雪花笺，用小楷抄了一首唐诗，旁边用朱笔圈着眉批一般的两个大字，就是“罗扇”。

老罗老两口横看竖看，老罗的妻子偷瞄了一下插在蜂窝煤夹缝里扇炉子用的破芭蕉扇。许院长哈哈一笑，说：“这可不是一般的扇子，轻罗小扇儿，美极了，高贵极了。”

几乎所有有学问的人都夸赞这个名字，比如医院里的大夫，小学校的校长，还有来剧院审查节目的首长。老罗老两口始松下一口气，高兴得什么似的，不断地捧了那张雪花笺给人看。管家里的小小子们，他俩图省事，一律按排行顺序“小七”“小九”地吆喝，而对唯一的女儿，他俩正经八百地称呼她的全名“罗扇”。

罗扇偏也不长她兄弟们的蚕豆脸，十岁以后，一张小脸就银盆似地丰润起来。她的肤色也很好，人说这种肤色是名副其实的凝脂敛粉。听人一夸罗扇姣好，老罗两口子就赶紧笑道：“全随了许院长给取的好名字了。”

罗扇夏天穿粉色的小纱裙，头上顶一朵铺天盖地的粉色大蝴蝶结。秋风刚起，她的大图案、大色块的真丝围巾就飘扬在红领巾下面了。冬天，罗扇的小棉袄罩衫就没断过花样。罗扇穿起黑丝绒盘

扣的中式罩衫，人们说是“美人无肩”；罗扇穿起镶了一圈兔毛的红平绒小斗篷，人们说是“昭君出塞”。罗扇的织锦缎小袄下摆，用亮片缀了一圈极好看的边，脖子上围了一条豆青色的兔毛小围巾，整张小脸粉嘟嘟的。

剧院里的女演员，争着打扮罗扇。外出巡回演出，一去两三个月，家里的钥匙就都交给了老罗。多亏了他们老两口给按时通风扫尘、晒被子浇花，每月的计划煤，整整齐齐地给他们码在了门外的走廊里。

女演员们都喜欢揽过罗扇去，说：“给我们家做儿媳妇儿吧。”罗扇嗅着漂亮阿姨身上的香味，脸就红了。大概是古装戏看得多了，她小小年纪就半通不通地满脑瓜子才子佳人。

“文革”一开始，事情就变得有些颠倒了。许院长一家自然是最狼狈的，那些漂亮的阿姨们也都给搞得蓬头垢面。水电工和炊事员的儿子成天在剧院里乱窜，好好的一幅绛色丝绒的幕布，被他们剪下几块来，拿回去做窗帘。道具库里帝王将相帽冠上的大珠子，被他们拆散了扔了满地，当鱼泡儿踩了玩儿。他们腰里明里暗里掖的都是剧院里的细软，出大门时个个堂而皇之，一脸的英雄气概。倒是那些往常也梳小分头，夏天也穿白袜子的名演员的儿子们，一个个变得神态委琐，走路溜着墙角，有的还得趁菜场快关门的时候，做贼一样地进去买论堆儿的瘪塌菜。

罗扇的爸爸还是门房。无论什么年代，门房总是不能不要。罗扇也就依然是那么一个不谙宠辱、无忧无虑的小姑娘。

门房的后面，有一个报废了的汽车间，以前用来堆放灯笼。想不到灯笼放到地上有这么大，四个灯笼就把这个汽车间占满了。逢到过年过节，老罗把灯笼取出来，掸去浮尘，挂上流苏，悬在剧院

大门的门框下面。

现在灯笼也当作“四旧”被砸烂了，汽车间改成了“牛棚”，给一个唱旦角的老爷子住。这位老爷子多亏了海内外很响的那点儿名气，好歹受了些保护，少遭了不少罪。

据老罗说，这位旦角儿以前腰身很好，就是眼睛有点儿近视。换了别人，也许表演的时候一块手绢儿抛上去，就再也接不到手里，这一位可从来没闹过这样的笑话。技艺实在是太娴熟了，简直闭着眼睛也可以满台飞，要不以前怎么管他叫“著名的表演艺术家”呢？

现在这位唱旦角的老爷子戴着黑框儿的眼镜，不分白天黑夜齁齁地喘气，下巴底下重叠的皮肉一抽一抽的。老爷子虚泡泡的一个短身子，松松的肚子朝皮带下面耷拉着，再往下勉勉强强支撑着两条不相称的细腿。

这副模样的老爷子，谁能相信他以前专演好身材的古装美人？

小小的一个汽车间，好像伸手便可以够得着顶棚。灰黑色的墙皮龟裂得如同八卦图，有几块将要脱落了，在那里空悬着，摇摇欲坠。汽车间没有窗子，一进去一片黑暗，扑来满鼻子的怪味，那是樟脑丸味、陈家什味、烟味、尿盆味、剩饭菜味混合在一起的气味，给人的印象非常奇特。

暗无天日的汽车间里，箱箱笼笼塞得满满登登。三张单人床挤挤挨挨地搭在平排的箱子上面。这种比一般人家高出一截的床铺，年轻人可以一蹿而上，老爷子则必须在脚下垫张小凳。

老爷子快六十了，但是他的一儿一女的年龄不过与罗扇相仿。人家说这两个孩子是他小老婆给生的，小老婆却已经离了婚。老爷子的大老婆和大孩子们解放前就已经去了美国。



那女孩的小名叫“小兔儿”，果真像只兔子那样喜欢撒欢蹦跳；那儿子名唤“小牛儿”，敦敦实实的一个家伙，五官却长得十分清秀。剧院里的孩子，无论是不是“白袜子阶层”，都和小牛儿玩得来，因为他的性情很是随和。小牛儿显然很庆幸他有小兔儿这样一个“能不够”的妹妹，所以，他用不着去向造反派递送父亲的病假条和交代材料，也用不着天不亮就去菜场，用破砖头在这里排一个队、在那里占一个位。

小兔儿使他在落魄的公子哥儿中间，维持了很多的体面。

小兔儿长着她爸爸的大脸盘，欢眉大眼，一笑左腮上就旋起一只小酒窝儿。她喜欢天不亮蓬着头发去菜场，嘴里叼着钢丝发卡，边走边用橡皮筋绑扎小辫儿，她很着迷这种平民生涯的新鲜。

住到汽车间来的小兔儿，似乎并没有品味到多少屈辱感。

罗扇比起小兔儿，反而更娇气一些。

罗扇有一天坐在汽车间的门口帮小兔儿择菜，青青的蚕豆米，一颗一颗地落到了米黄色的搪瓷盆里。罗扇穿一件红格子的花呢外套，袖口上镶着用黑毛线织的宽边。小兔儿则只是一件染成藏青色的旧卡其布两用衫，袖口上一圈明晃晃的粥垢油垢。

罗扇忽然对自己干净的衣服和娇嫩的双手感到了空前的不适应。

罗扇决定跟小兔儿一块儿去买菜。

头一天的晚上，她把家里那只硕大无朋的菜篮子搁在门房外面的长石条上，便于拿起来便可以出门。枕头底下，掖着她妈那只用黑棉线钩织的钱包，里面装了零零碎碎用起来很方便的硬币和角票。第二天，剧院的大铁门还严严实实关着呢，小兔儿就动身去菜场了。她必须穿过门房从另一侧的小门出去。小兔儿一推门房那扇

背后钉了截旧轮胎、可以自动闭合的小木门，就看见罗扇喜盈盈地从桌边站起来，小辫儿已经梳得光溜溜的了。

罗扇和小兔儿，从此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。

老罗两口子很心疼他们的女儿，罗扇买菜的时候，一会儿打发小九儿来、一会儿打发小十子来，要换她排队，要帮她提菜篮子，罗扇不胜其烦。罗扇有一个小小的特权，每天可以背着兄弟们独享一只大麻团。菜场门口的大麻团炸得非常好，远近都有点名气。罗扇用小纸片垫着滚烫的大麻团，一撕成了两半，糖馅儿汩汩地流出来，赶紧将它们平托着，像两只美丽的小碗。小兔儿和她分吃这只麻团，吃完了，各自舔干净手指头上的糖汁儿和芝麻。

湿漉漉的点着灯的菜场，人们个个拖着没睡醒的影子，嗡嗡地说着干巴巴的、梦呓般的话。水泥柜台空空的，可是小兔儿早就弄清了，一会儿这里会有便宜带鱼、那里会有破壳鸡蛋。她们每人都带了一只搪瓷盆子，专门用来盛放破壳鸡蛋，鸡蛋破了壳，反而不用担心里面新鲜不新鲜。

她们耐心地排着队，不住地打哈欠。泪眼蒙眬里，看肉案子上悬垂的吊灯和灯下用冻得红肿的手操刀的小师傅，觉得他那张生了虫斑的、苍白而腼腆的脸，十分恍惚而刺激。

小兔儿每次都选这张肉案子排队，就是因为，那细高挑的小师傅一见到她俩，就一张脸慢慢地红到了耳朵根。

她俩选定哪块肉，一般情况下他都言听计从。

有一天，两条排豆腐的队伍发生了骚乱，原因是队中各有一名男子因各自“观点”的不同，展开了势均力敌的辩论。旁观的人渐渐地介入进去，双方阵容迅速扩大，以至于大家捡起排队用的破砖头，随时准备进入武斗。全菜场的人都被惊动了，有拉架的，有

演讲“要文斗不要武斗”的，看热闹的更是不计其数。混乱的秩序下，菜场门口炸麻团的摊子不知了去向，好不容易买齐一篮子菜回家的罗扇和小兔子，饿得像篮子里晒蔫的青菜。

回到家一看，小兔儿的爸爸早已上造反派那里听训去了，小牛儿在汽车间的门上用剩饭粒粘了张字条，上面用仿狂草豪放不羁地写道：“小兔儿，要是在老地方。”

小兔儿让罗扇帮她提着菜篮子，折身到搁炉子的小夹当里去了，一会儿，提回一串沾满炉灰的钥匙，麻利地开了汽车间的门。

罗扇跑回家去，笑倒在枕头上。她妈唤她喝粥，她嘴里含着一口粥，突然间全喷出来。

这一天见了小牛儿，她真想调侃他几句，或者干脆管他叫“要是”，可是她不敢。她和小兔儿在汽车间里忙着包荠菜饺子，小牛儿一进来，她忽然间觉得气短，磕磕绊绊地连话都说不全了。

小牛儿却不管，硬挤在她和小兔儿中间，学她们包饺子。那一天的饺子统统煮破了皮，揭开锅一看，这不是荠菜面片汤吧？

小牛儿的床和他妹妹的床之间，连擦了三只大樟木箱子，尽管这样，也挡不了他俩没完没了地拌嘴。他们的父亲在另一张铺上咳着喘着，吸着烟，很少说话。

罗扇到汽车间去，有时候佯装无意地坐在小牛儿的床上，床上一股臭袜子味。汽车间里猛一看，几乎全给三张床占满了，唯一的一张八仙桌，桌子底下塞满了藤篮、木桶和米缸。

罗扇的家里虽然也很挤，但没有那么多的杂物和箱笼，哥哥们有一大半分配到了外地，或者住在了工厂宿舍里，家里的地板被她妈洗得干干净净。

很多年以后，罗扇在纺织厂下夜班，就近在街口的小早点铺里

喝豆浆。早点铺也有现炸的麻团，却是用炼沸过多次的陈油炸出来的，黑乎乎的，又小又硬。罗扇买了一个托在手里，诧异它怎么再也撕不成两弯金色的小船。对面一个抱着摩托头盔的男人对她大扬手来，叫道：“喂，天阶夜色！”罗扇定睛一看，是长大了的小牛儿。她的脸立刻红了，鼻尖上、耳朵后面，唰唰地冒出汗来。

罗扇插队回来，小兔儿家已经搬走了。他们家本来有一幢自己的花园洋房，现在全部归还了他们。罗扇只能偶尔见到小兔儿的爸爸，出入剧院都是小车接送，看上去非常像一位教授。

小牛儿隔着污渍斑斑的白木条桌，凑过脸来看她，神态和少年时一样，百无禁忌。

罗扇用手背擦鼻尖上的汗，不防备把袖口上的一朵飞花黏在了刘海儿上。小牛儿伸手给她拿掉了，拿得那么理所当然。在豆浆升腾的雾气里，罗扇像傻了似的，没有了挪开脸的力气。

小牛儿的大名叫“牧烟”，名字相当的不俗。他编的一出戏，居然在全国戏剧汇演中得了个创作奖。罗扇感到很奇怪，问他：“你这么有水平，当年怎么连‘钥匙’两个字都写了白字呢？”

牧烟的脸红都不红，大大咧咧道：“我那会儿急着上茅房，这两个字一下子就是想不起来——小兔儿能看懂就行呗。”

罗扇道：“真好意思！就那样粘在门上展览！”

罗扇嫁给牧烟以后，在厂里吃劳保，一转眼就是近十个年头。厂子里的人，新旧更替频繁，每月她去财会室领钱，都会见到几张陌生的脸。有一次，新换的出纳用眼角瞥着她的签名，边点钱边小声嘀咕：“罗扇？什么怪名字！”

罗扇从厂里领了钱出来，路过街口，眼看着她和牧烟重逢的那家早点铺变成了小饭馆，又变成了一家内容暧昧的咖啡屋。无论它



怎么变，罗扇都忘不了牧烟在豆浆的雾气里向她探过来的面孔。

三班倒的女工们经常在这个街口交汇，她们的刘海儿上粘着飞花，有着职业性的高喉大嗓和青灰色的面色，富态而莹润的罗扇，已经不可能再轻易地混迹于其间。

即使遇到往日的同事，她们也不会再与她亲密无间，更不会有第二个人像当年的牧烟那样，亲近到挥手便对她招呼：“喂，天阶夜色！”

牧烟成了小有名气的剧作家后，以前管她叫“少夫人”的，都管她叫起了“嫂夫人”。老的少的，当着牧烟的面，莫不如此。恭维罗扇的人，不外乎赞赏她的娴雅美丽，喜欢打趣的人便要说：“牧烟这家伙写剧本倒有几手新玩意儿，怎么闹起爱情来，一点儿没脱开才子佳人的老套数！”

牧烟散漫地仰在沙发里，笑着一拍罗扇的肩膀，对客人道：“我俩，青梅竹马！”

罗扇弯着腰往小茶几上摆水果点心，回头给他一个白眼，道：“你瞎说！”说着脸已经红了。牧烟穷追猛打，揪住她的绉边围裙，说：“那你说，凭你的巧手儿，怎么那次给我们包了锅满锅开花的饺子？”罗扇故作镇静，道：“那还不是因为你在里面瞎掺和。”

客人听到这里，已经比牧烟更笑得不堪收拾。

牧烟的工作不坐班，只要天气好，必用摩托车载着罗扇，到别人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去玩，比如有一次跑到皖南，在一座深山里欣赏明人建造的木楼。那木楼宽大结实，楼廊上堆放着犁耙禾桶，爬着几个泥乎乎的孩子。楼后是猪狗的世界，泥泞里印着密匝匝的蹄印子，臭不可闻。一汪污水里还浸着头背上落满蚊蝇的水牛。牧烟拍拍拴着牛鼻子的那块怪石头，说：“喏，看看吧，后花园。”

这难道就是旧时小姐向穷书生赠金的地方？

牧烟很兴奋地试图将木楼和后花园悉数买下，居然果真去找房主谈价钱。结果是，两个人掘了一通山上的竹笋，满载而归，买木楼和后花园的事，宛似一场春梦。

牧烟有电影资料馆的观摩证，如果不出去寻幽探胜，他便多半泡在资料馆里看片子，一看就是四部。回来以后脑神经极度兴奋，通宵不睡，抱着饼干桶一部一部地将电影讲给罗扇听。由于牧烟在描述过程中十分强调电影手段的应用，罗扇听得多了，也能参与讨论，反正第二天谁也不用上班，爱讨论多久讨论多久。

逢到牧烟外出观摩或开会，无论他们那伙“艺术狂人”闹腾到多晚，牧烟临睡前的最后一个节目，总是抱着电话对罗扇进行一番习惯性倾诉。牧烟与罗扇之间，言情的成分相当少，也许青梅竹马的夫妻都这样，感觉上首先是最好的玩伴。

牧烟开会回来，会给罗扇带上很多时新的服装和化妆品，更多的则是玩具。有一次从广州回来，通知罗扇去接站，两个人一见面，牧烟便塞过一只特大号的进口洋娃娃。出站口挤得厉害，不知怎么挤掉了洋娃娃嘴上叼的奶嘴。洋娃娃惟妙惟肖地放声大哭，吓了罗扇一跳。周围人的目光一下子齐刷刷地扫过来，羞得罗扇恨不得把洋娃娃从人群中扔出去。牧烟笑着，嘴里说着“劳驾”，弯腰在人腿缝里捡起了那只奶嘴。说来也怪，奶嘴往洋娃娃嘴里一塞，它立刻恢复了安静。周围的人由不得啧啧称奇，直到他俩出站后到了站前广场，还有不少人哈哈笑着对他们指指点点。

出了这么一场洋相，回到家罗扇还在生牧烟的气。牧烟大口地吞食着火腿蛋炒饭，连连点头，说：“不错不错，我最欣赏你生气的小模样。来，坐到桌边来，让我慢慢看。”

说来蹊跷，牧烟的剧作从此再也没有得过高荣誉的奖项。这时候，戏剧界已经高手如云，牧烟急流勇退，想到美国去深造戏剧理论。不料连考三次托福，一次也没过关。牧烟脸上挂不住，便往罗扇身上推诿责任，硬怪她不好好提供复习环境。罗扇急了，跑回家去向母亲诉委屈。罗扇的妈手里择着韭菜，心事重重道：“好好的，又闹着去什么美国。结婚这么些年了，连个孩子都不肯要，谁见过像你们这样的两口子？我听谁说，你俩一个扇子一个烟，不是什么好姻缘……”罗扇跳起来，凳子倒下去，砸烂了一片韭菜。罗扇气结道：“您听别人的混话！您生炉子用不用扇子？扇子一扇，冒烟的火没有不旺的！”顶撞了妈之后，罗扇有次对牧烟说：“下次你找个姓‘柴’的，最好是叫‘柴火’，这样你就会万事兴旺了！”

牧烟慢吞吞道：“是——吗？”

罗扇恨得牙痒痒的。

从此以后，“柴火”成了他们之间乱开玩笑的专用名词。

牧烟上托福辅导班回来，罗扇问他：“今天有柴火吗？”牧烟说：“有倒是有的，只怕是湿柴火，烧起来更加是浓烟滚滚——我的脑袋已经够迷糊了。”

牧烟办成出国签证的那一天，坐特快从上海回来，到家已经很晚了，进门便高举双手：“今天我能不能拒绝火腿蛋炒饭？”

罗扇以为他要去24小时营业的丁山宾馆吃正宗的西式大菜，不料他推出摩托，把罗扇带到了那家由早点铺改建的咖啡屋。

“今天我特别想吃吃‘怀旧’这道菜。”人造葡萄藤遮蔽的火车座里，牧烟隔着小桌上摇曳的烛光，探过头来看定她。咖啡的热气袅袅地升腾在烛影里，罗扇慌里慌张地抬起手来，掠了下刘海儿。

牧烟笑起来，说：“嘿，你真是一点儿都没长大。”

牧烟到了美国，靠着爸爸在国外的存款和异母哥哥的帮助，初步立住了脚跟。

罗扇度过了一段失去平衡的日子，有一次因为百无聊赖，没把一份晚报看完就睡着了，凌晨时分醒来，听到鸟儿们在院中的桂树上发出细碎的鸣啾，仿佛自己的人生也从一场梦中醒来。那些与小兔儿踩着路灯下的影子上菜场的少年往事；那些出了夜班车间，新鲜空气扑面而来，吸也吸不够的挡车工岁月，一时间全都历历在目，清晰得犹如昨天。

她飞快地穿上衣服跑出去，豁唧唧打开西式的铸铁大门——她迫切地想吃到现炸的新鲜油条——自从跟着牧烟学会了睡懒觉，她的早餐就只好是牛奶加面包。

她不但买回了刚出锅的油条，还用广口瓶提回了热腾腾的豆腐脑儿。老爷子穿着一身白绸衫正在桂树下练剑，冷不防看到她从大门外进来，吓了一跳。

“爸，”罗扇举起手里的食物，“快去洗脸——今天我请您吃新鲜！”

老爷子美美地吃完了这顿早餐。罗扇内疚地想，说起来也是多年的儿媳了，怎么倒是第一次为老爷子伺候早餐呢？

大名叫作“牧舟”的小兔儿，很多年前考上了苏州师院，毕业后就留在了苏州。小兔儿倒是常来个电话，问候问候父亲，老爷子万一有个头疼脑热，她也是鞭长莫及。

罗扇便照料起了老爷子的饮食起居。

老先生很少出门，但是上门的人从来没有少过。前来拜访的海外同行和名流一多，国内的文化人便更是趋之若鹜。写专访的、拍电视专题的；今天请他做青年演员大赛的评委，明天请他任大百科

全书戏剧卷的顾问，后天开专车接他去参加政协文化组的会议……层出不穷的名目把老爷子搞得应接不暇。

拍专题片那次，摄制组非让老爷子坐在露台上拍，时间折腾得太久，完事后老爷子患了场肺炎。发病那天，老爷子没有按时起床，罗扇听见里面齁齁地喘气，门却闭着，推也推不开。罗扇把弟弟的孩子“借”来，让他从气窗爬进去，才算把门打开。

罗扇奔到床前，伸手就到老爷子的额头上试体温。老爷子眼神都变了，又喘又急又拨她的手，说：“体温表、体温表……”

罗扇说：“爸您见外是不是？好歹我也是您看着长大的，您别把我当媳妇当女儿成不成？都一家人了，您还防着男女授受不亲，可笑不可笑？今后您这房门再也不许上锁，万一有个什么不测，我没法儿向小牛儿、小兔儿交代！”

住进急诊室后，老爷子枕着冰袋降温，他的脑袋过于硕大，又小又滑的冰袋怎么也枕不稳，罗扇便扶着他的脑袋，扶了一夜。

老爷子病好之后，不知不觉地将罗扇唤作了“小扇儿”。以前他对她的称呼很可笑，叫“小罗”，怎么听都觉得生分。

转眼到了老爷子从艺六十周年的日子。纪念活动中有一台折子戏，由老爷子分布在海内外的弟子联袂来演。这台戏的票，说它无价也不过分。作为压轴戏，老爷子自己粉墨登场，演一出《拾玉镯》。

罗扇在台下，抱着公公的夹大衣、呢帽和手杖，胆战心惊地等待老爷子出场——如果老爷子的扮相注定要刺激人们的感官，那又何苦来呢？

她更担心他手里的手绢儿，害怕他糊里糊涂地踩在脚底下，又怕他向往常那样，擦罢了汗，团巴团巴塞在袖筒里。